

《水城》是一部支教小说，讲述了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在上海读书，奔赴云南丽江偏僻村庄支教的故事。作品不仅细腻地刻画了人物，还重点描绘了丽江纳西族的音乐、建筑、服饰、民间传说等富有特色的风土人情，力争打造成一幅纳西民族的社会风俗画卷，成为国内最优秀的支教小说。

SHUI CHENG

梁弓◎著

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

# 水城



苏北等 批大学生，从城市奔赴云南丽江偏僻山村支教进行支教。面对陌生的环境、艰苦的条件，他们其中某些人曾经彷徨过、退缩过，但最终都克服困难，圆满地完成了支教工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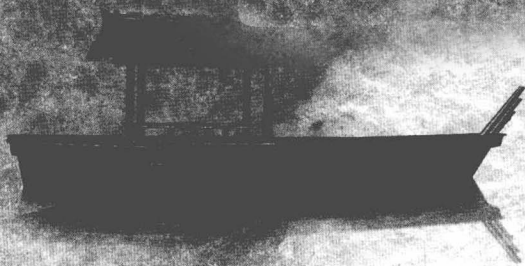
尽管初衷不尽相同，但在与当地村民和师生的交往过程中，他们逐渐融入文竹的生活，思想产生了转变，能力上更进一步提高。精神得到了升华。小说不仅细腻地刻画了苏北、图文霞等人物，还重点描绘了丽江纳西族的饮食、音乐、建筑、服饰、民间传说等富有特色的文化元素。整部小说以细腻、生动的笔触，描绘了这群支教大学生的成长历程，以及他们在支教过程中所经历的心路历程。

# 水城

SHUI CHENG



梁弓◎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水城 / 梁弓著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 
2012. 2

ISBN 978 - 7 - 5502 - 0482 - 9

I. ①水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79255 号

**水 城**

著 者: 梁 弓

责任编辑: 王 巍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号楼 2 层 100011)

(010) 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 (发行部)

(010) 64251790 64258472 64255606 (编辑部)

E-mail: 80600pub@bookmail. gapp. gov. cn

三河市延风印装厂印刷

字数 200 千字 710mm × 960mm 1/16 16 印张

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: 978 - 7 - 5502 - 0482 - 9

定价: 29.80 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 - 83670231

## 序

在中国文学琳琅满目的历史长河中，淮安的文学大家从未缺席过。从汉赋大家枚乘，到“建安七子”之一的陈琳，再到唐代“大历十才子”之一的吉中孚，宋代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的张耒，淮安的文学家们经典之作频频问世，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不可或缺的部分。尤其是明清时期，长篇小说创作空前繁荣，刘鹗的《老残游记》跻身于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列，文学大师吴承恩的长篇神魔小说《西游记》，更是奠定了淮安在中国小说史上的领军地位。其后的近现代，吴强、陈登科创作的长篇小说《红日》、《风雷》，同样在全国文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毫不夸张地说，淮安是中国当之无愧的长篇小说重镇！新时期以来，淮安文学，尤其在小说创作上，也曾涌现出一些优秀的作家。梁弓便是其中的一位。作为淮安最年轻的中国作协会员，江苏省最年轻的作协理事，近几年，梁弓辛勤耕耘，在《大家》、《花城》、《上海文学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文艺报》等报刊发表小说、评论百余万字，部分作品先后被《中华文学选刊》、《作品与争鸣》、《小说选刊》等转载，并广受好评。特别是在前不久刚刚颁布的江苏省第四届“紫金山文学奖”上，梁弓过关斩将荣获新人奖，填补了淮安在此奖项上的空白。

年末岁初，梁弓又奉献了一部长篇支教小说《水城》。支教是一项支援落后地区乡镇中小学校的教育和教学管理工作。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由共青团中央、教育部、财政部、人事部共同组织实施，从2003年开始，按照公开招募、自愿报名、组织选拔、集中派遣的方式，每年招募一定数量的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，到西部贫困县的乡镇从事为期1—2年的教育、卫生、农技、扶贫以及青年中心建设和管理等方面的志愿服务工作。梁弓所就读的上海师范大学，是上海最早一批安排学生去云南支教的高校。看到对支教云南工作的报道，看到那里学生的生活，梁弓深受感动。从此开始关注支教工作。从2005年到2010年，梁弓先后创作了支教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，在《草原》、《青春》等全国各地杂志发表，中篇小说《永远不说再见》还被《作品与争鸣》转载，但从深度和厚重感上讲，《水城》无疑是一个全新的突破。

《水城》是一部主旋律小说，讲述了一群大学生奔赴云南山村支教的故事。



但作品并没有停留在支教者如何奉献的简单叙述上，而是从深层次写出了支教的复杂性。支教者的初衷不同，遇到困难时心境也不同，矛盾自然在所难免。面对其他支教者的刁难，当地教师的排斥，个别学生的不理解，部分家长的不配合，大家克服种种困难，圆满完成了支教工作。虽说面对的是这样一种艰难的、沉重的状态，但读后却并不让人感到压抑，反能体会出一种力量。《水城》不仅细腻地刻画了苏北、图文霞、苏克等一大批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，还恰到好处地表现了纳西族的音乐、建筑、服饰、民间传说等富有特色的风土人情，读来诗情画意别有味道。

云南是一个多水的地方，支教者去的地方文竹，号称“水城”，凑巧的是，小说主人公苏北的故乡淮安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“水城”。就像小说中说的，这里汇聚了大运河，里运河，废黄河，盐河。此外还有洪泽湖，白马湖。淮安的县区名字也很有意思，都带水，像清河、清浦、淮阴、洪泽、金湖、涟水，唯一不带水的，是盱眙，但恰恰这个盱眙，又是淮安唯一有山有水的旅游胜地。水赋予了淮安灵气和智慧，赋予她独特的文化。关于小说的主人公，梁弓别出心裁地为他取名“苏北”，由此可以看出，梁弓对于苏北这片土地的情感。

淮安是一座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古城，它有着独有的文化资源、深厚的文化底蕴、秀丽的自然景观。在这里，周恩来、吴承恩、韩信、关天培、梁红玉、吴鞠通指点江山，风起云涌；漕运史、盐业史、创业史、改革史、发展史典典入籍，波澜壮阔。所有这些，无不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。淮安有可能出大作家，更应该出大作品。所以我真心地希望梁弓等所有淮安作家都能够关注这些方面，都能够创作出体现淮安特色的优秀之作。

《水城》是中国支教小说的重要收获，我也由衷地期盼能引起作家、评论家和读者们更多的关注！同时，也祝愿梁弓的小说创作走向更大的舞台！

中共淮安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

2011.12.16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黄昏之约     | 1   |
| 二 在梦与爱之间   | 6   |
| 三 在路上      | 22  |
| 四 到处是水的地方  | 40  |
| 五 一切刚刚开始   | 59  |
| 六 危机四伏     | 76  |
| 七 离去       | 98  |
| 八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| 114 |
| 九 生死之间     | 127 |
| 十 年前年后     | 141 |
| 十一 劝学      | 155 |
| 十二 特别的信件   | 169 |
| 十三 最爱我的人走了 | 182 |
| 十四 柳暗花明    | 194 |
| 十五 沪上行     | 204 |
| 十六 冥冥之中的安排 | 212 |
| 十七 时刻准备着   | 225 |
| 十八 尘埃落定    | 233 |
| 十九 永远不说再见  | 247 |

## 一 黄昏之约

### 1

许多年之后，再想起那个黄昏，想起操场上张竹的笑容，苏北仍记得很清楚。仿佛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又好像昨天刚刚发生过。苏北想，这一辈子恐怕都不会忘记的。

那是周五的傍晚，夕阳很好，斜斜地照在大地上，照在每个人身上。照得人懒洋洋的。那时候苏北正在校园里散步。苏北离开林阴道，走进了操场。或许是因为周末吧，操场上热闹得很，有人在散步，有人在长跑，有人在打拳，还有的人在踢球。更多的人则在看球。苏北也想看一会儿。这时他的手机响了。是校团委打来的。

挂断电话，苏北愣怔了片刻，心想，我这不是在做梦吧？真的要去云南啦？

苏北没心思看球了，望着夕阳，犹豫了一下，然后给张竹打了个电话。

张竹正好也在学校里，很快过来了。

“怎么啦？”张竹昂着头笑吟吟地问。夕阳里，张竹温柔的笑容仿佛是一件利器，竟让苏北有些惊慌，不敢正视她。而在平日里，这笑容正是他最渴望的。

“到底怎么啦？什么事能难倒我们的大画家？”张竹仍笑着，笑得却有些勉强了。

“我刚才……接到了一个电话。”苏北沉吟着说。

“谁的电话呀？看你吞吞吐吐的，不会是阎王爷打来的吧？”张竹笑道。



苏北笑了，说：“阎王爷要找我，哪里还用打电话？直接叫两个小鬼用绳子把我绑走了。是学校团委的电话。”张竹的笑容冻结了一下，旋即融化了。

“团委嘛，有什么好紧张的，你平时去团委，不跟回自己家似的？”张竹打趣道。虽然这么说，张竹还是收起了笑容：“团委那边……是不是支教有消息啦？”苏北点点头。张竹说：“通过还是没通过？”眼睛紧紧盯着苏北。苏北又点了点头。张竹说：“通过了嘛，应当高兴才对，干吗还愁眉苦脸的？”

“我没有不高兴，只是担心……”苏北停住不说了。

“担心什么？”张竹瞧了他一眼，默默向前走去。

苏北缓缓地跟在她身后。

## 2

走过大半个操场，谁也不作声。终于还是苏北先开口了。苏北说：“张竹，听团委的老师说，很快就要去云南了。”

张竹依然不说话，转过身，突然抱住苏北，将头埋进他怀里。苏北也搂住了张竹。张竹说：“苏北，你都要工作了，干吗还去云南呀？我不想……不想你去云南。”声音中透着焦急。苏北望着远处默不作声。苏北沉默着，并不意味着他妥协了。良久苏北说：“张竹，这么说话，可不像你的风格。”

“当初说要去云南支教，报名的时候你不也同意了吗？”苏北又说。

“我记得那时候你也想报名的，要不是后来你工作定了，要上班没办法过去，可能你的也批了。”苏北接着说。

“那时候……”张竹干咳一声说，“那不是一时冲动嘛，现在冷静下来，我觉得……”

苏北说：“这么说吧，如果是你报了名，现在批下来了，你会不会退缩呢？”张竹说：“我……你别用话套我，你去云南，工作怎么办？还有单位会同意吗？”苏北说：“以前还没确定能不能去，我就跟领导提过这事，他们说了，只要你张大小姐同意，他们绝对没意见，老编辑可以返聘先顶着，等我回来再去上班。再说我支教，也是单位的荣誉啊。”

“你行啊，连这个都考虑到了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你要去一年，单位若是

找到合适人选，你不就没机会啦？人家凭什么要等你？”张竹说。

“应当不会的，万一真出现这种情况，我可以重新找工作，你还怕我找不到？”苏北笑笑说，“好歹也是个研究生，好歹也拿过奖学金，好歹也获过一些奖。”

张竹笑笑没说话。

“像我这种人才，打着灯笼也难找，杂志社不会轻易放弃的，你就放心吧。”苏北又笑道。

“居然这么夸自己，你脸皮挺厚的，以前怎么就没看出来呢？你倒真是挺难找的。”张竹忍不住笑道，“打着灯笼都难找。”

“这不叫脸皮厚，叫自信。你不经常说欣赏我的自信吗？”苏北说，“实在找不到……我是说实在找不到的话，可以请张小姐帮忙，以张小姐的能力和人脉关系，找个工作还不小菜一碟？如果仍然找不到，你帮我免费提供个住处就行。这对你来说不难吧？”

“你想得美！”张竹咬了咬嘴唇，终于叹了口气。

“看来你是铁了心要去云南了……”张竹说，“你是不是觉得支教……特别有种荣誉感？”苏北略作沉吟，说：“荣誉感？当然有荣誉感了。支教难道不光荣吗？张大记者，你不是想采访我吧？”张竹瞪了他一眼。苏北转而严肃地说：“说实话，荣誉感是次要的，你也知道，我根本不在乎这些。我就是想去云南山村看一看。那儿很落后，需要大家的帮助，我从报纸和网上了解他们的处境，看到他们的生活，说实话，总有种酸酸的感觉。当然出去对自身也很好，可以增长些见识，古人不是说过嘛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”张竹说：“古人？哪个古人跟你说的？在哪儿跟你说的？”苏北说：“没有古人跟我说，不过史书上有记载。诗圣杜子美有言，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，而刘彝则说，读万卷书，不如行万里路。出去这一趟，对我的创作，无论绘画还是文学，都有好处。”张竹说：“你在这卖弄学问呢？又是杜子美，又是刘彝的，什么刘彝，我都从来没听说过。”苏北说：“刘彝是宋朝人，很著名的水利专家。”张竹说：“水利专家当然要多走了。”苏北说：“我们多走走，说不定也能成为水利专家呢。”张竹说：“你还是个全才呢。”苏北说：“争取吧。”

张竹转身瞧瞧苏北，笑着摇摇头。



顿了一下，苏北抽了抽鼻子，又说：“张大记者，你可千万别报道我啊，否则的话，别人还当你滥用职权呢。”

“我才没工夫报道你呢，”张竹说，“你这个人太狠心了，竟然丢下我一个人跑那么远！”

苏北犹豫了一下，揽住张竹，凑在她耳边说：“你以为我舍得离开你呀？”张竹说：“那就不要去云南。”苏北说：“去还是要去的。不就去一年嘛，年底回上海，其实也就是两个小半年，如果去掉寒暑假，哪天你再去云南看看我，每次分别的时间，最多不过两三个月，你说是不是？偶尔分开一段时间，会让我更想你的。”张竹打了他一下，说：“两三个月还不长？就你能说，再没理的事，被你一说，感觉都有点道理了。”

“不是我说得有道理，是本来就有道理。”苏北说。

“我一直觉得，你口才好是件好事，现在看来，也不完全是这样。”张竹说。也不知道是夸奖还是责怪他。苏北说：“感觉有压力了？”张竹说：“你别得意啊。”顿了一下说：“口才好不好无所谓，幸好你的字不错，到了云南要多给我写信。”

张竹这么说，给苏北吃了一颗定心丸。

苏北知道，张竹是很开通的，既然他决定要去了，应当不会再阻拦的。但是，万一她想不通呢？苏北心里也难免疙疙瘩瘩的。

现在见张竹开开心心的，苏北心头的石头也就放下了。

夕阳里，张竹显得特别娇媚。

苏北心里面突然冒出个念头，想亲她一下。

但他什么都没做。

张竹脸却有些红了，瞧了一眼苏北，轻声说：“又打什么主意呢？不是想着干什么坏事吧？”苏北笑笑说：“你觉得我能干什么坏事？”张竹哼了一声。张竹说：“那你盯着我看什么？”苏北说：“看你长得漂亮呀。”张竹说：“我漂亮，不会现在才发现吧？”苏北说：“早就发现了，只是没告诉你。”张竹“扑哧”笑了，说：“为什么这会想告诉我了？”苏北想开个玩笑，终于还是没说。张竹说：“是不是因为我同意你去云南？”苏北使劲点点头。张竹叫了一声：“噢，那要是不让你去，就不觉得我漂亮了？”苏北说：“怎么会呢。”

“在我的心里，你永远是最漂亮的！”苏北真挚地说。

张竹笑了，笑得很甜蜜。

“什么时候去云南？”张竹很关心这个问题。具体时间苏北也不清楚。苏北说：“下周体检，如果体检没问题，可能很快会动身的，最迟最迟，估计也就七月底八月初。”张竹说：“还要体检？那也就是说万一……如果体检……就不用去啦？”苏北说：“你想我体检通不过？”张竹没吱声。苏北说：“原则上可以这么说，不过你也知道，我每天锻炼身体，很棒的，体检不可能通不过。”顺便还展示一下臂上的肌肉。张竹脸又红了红，悄悄地掐了他一把。

苏北“哎呀”一声，愣了愣，反应过来笑着说：“掐我干吗？是你自己往歪处想嘛。”

“你还说？”张竹呵斥一声，作势要打他，苏北赶忙举手投降，连声讨饶。投降也不行，张竹仍不肯放过他。苏北转身向远处跑去。

操场上，夕阳下，两个人追逐着，发出一阵阵笑声。

## 二 在梦与爱之间

### 3

大概三四月份吧，去云南支教的消息就传开了。苏北知道后很激动。苏北想，这次去云南支教，只要能有一线希望，都将要全力争取。

苏北想去云南，最初是一种冲动。看到那里的孩子们穿着破旧的衣服，看到他们简陋的房屋和家具，苏北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怜惜之情，想为他们做点事。如今有此机会自然不容错过。除此之外，他也想历练历练自己。苏北喜欢四处走走，每年寒暑假都要出去，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，从东北的大兴安岭到西北的阿克苏，再到东南的海南岛，甚至是内蒙古大草原，西藏的布达拉宫，苏北都曾去过，就是没去过云南。

苏北想，云南，那可是一片神奇的土地，充满着神秘色彩，那么多少数民族，穿着花花绿绿的民族服装，背着背篓，一定很有意思吧？

云南，是旅游的好地方，但仅仅旅游还不够，最好是实实在在地生活在那儿。

云南情结，苏北年幼时就有。那个时候，父亲经常给苏北讲到云南的故事。父亲是上海人，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，高中毕业时，正赶上知青上山下乡。上海的知青有的去了黑龙江，有的去了新疆。父亲则去了云南。在那一呆就八年。八年，抗战都打完了。高考一恢复，父亲就考上了大学，然后认识了母亲，毕业后跟母亲去了苏北小城。母亲也曾插过队，但距离不远，在宿州与徐州交界之处，只要想去，随时都能去看看。云南却不是说去就去的。

从苏北记事时起，就听父亲念叨，去云南，去云南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却一直都没有去过。苏北心中便始终存了个念头——去云南。这也正是为什么他去过很多地方，却一直没去云南的原因。他想对那儿保持一种神秘感。他一直在想，会以何种方式去呢？在支教之前，没有明确的答案，现在能以支教者的身份去，无疑是最好的方式！但苏北也有所担心。苏北对新环境适应能力不强，有时换个地方睡都睡不安稳，旅游只是短暂的，可以随时回去，问题还不大，但要去云南那么久……能适应吗？还有张竹和父母，他们会同意吗？

一般事情，都是苏北自己做主，但去云南这件事，还得征求张竹和父母的意见。

毕竟得去一年啊。

父母亲一向尊重苏北的意见，估计阻力不太大。何况他们也希望苏北多去外面走走。苏北冷静了几天，打电话把想法告诉父母，跟他想象的一样，父母亲都没有反对。父亲甚至说，如果有时间过去陪他住些天。因为这个，母亲猜疑父亲在那边有情人，去云南不是陪儿子，而是想看望老相好。两人为此还争论了几句。苏北则一笑而过。

父母的支持，让苏北松了一口气。下面要解决张竹的问题。在跟张竹商量之前，苏北想了好多理由，甚至哪个排在前面，哪个排在后面，哪个接着哪个说，怎么样过渡更加自然些，他都考虑过。真正见到张竹时，居然一个理由都没用上。苏北说：“张竹，学校要派毕业生去云南支教，你知道吗？”张竹说：“我知道，外面议论挺多的，我正想跟你商量一下呢。”苏北说：“商量什么？”张竹说：“我想去云南支教，你不会反对吧？”苏北心中一阵惊喜，说：“真的吗？我找你就为的这事，我也想去云南。”张竹说：“太好了，我还怕你不同意呢，正好我们一起去！”

原本的顾虑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化解了。

应当说，事情顺利得出乎苏北的意料。现在就等着报名了。后来苏北知道，很多同学跟他一样，知道这个消息后很兴奋，也想去云南。大家都在等待进一步的消息。



之后很久没有下文，似乎这事只是说说而已。

临近毕业时，通知才正式出来。

本来苏北以为，那么多人积极要去云南，报名的很多，必然有一番竞争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一部分人找到工作，就不想去了。还有些人激情也过去了。他们说要去云南，只是出于一时冲动，冷静下来，想想得待一年确实难以忍受。还争着抢着要去云南支教的，声势明显弱多了。

五月初，张竹跟报社签了合同，现在上班快一个月了，去云南不太现实。而苏北呢，正准备跟杂志社签约。那家杂志社是出版社的，而出版社由张竹的父亲主持工作。实际上苏北成了张竹父亲的下属。在这件事上，苏北倒没有利用张竹的关系。苏北是研究生，发表过很多作品，大大小小也拿过一些奖，还在校报做过主编，他去杂志社工作，应当说非常合适。除了做专业画家，在美术杂志做编辑算是不错的选择。这样有利于创作。他是基本确定要进杂志社了，才知道张竹父亲的关系。

支教通知正式出来，苏北仍想去云南。他再次征求张竹的意见。张竹铁定不去云南，因此再说这事时，她就很犹豫，不像先前那么积极。张竹说：“苏北，我们都要工作了，云南暂时不去了吧？以后有时间，我陪你去云南玩，昆明、大理、丽江、西双版纳……哪儿我们都可以去。”苏北说：“张竹，我去云南不是要玩，我是想帮助他们。”张竹说：“帮助可以有很多种方式，不一定非得去支教。”苏北说：“我想真正地去那里生活。”张竹说：“可是……”就这个事情，两人谈了一下午，其实内容并不多，因为大家心里都很明白。张竹说：“你要报名去云南支教，如果通过的话，就不能签订工作协议了。”

“这个嘛，我会跟杂志社说的，结果出来之前，暂时不签约。”苏北说。既然苏北这么说，张竹不好再坚持了。张竹之所以同意，是因为她之前非常积极，现在态度太强硬，感觉不太好。而且她也想，苏北不一定就能去得成。名额毕竟有限啊。哪知道苏北真通过了。张竹尽管不情愿也无话可说。好在如苏北所说一年时间也不长，很快就会过去的。

接下来是体检。一般没什么大毛病，体检都能过。苏北跟他说的一样，

身体非常棒，这也就是说，他将毫无悬念地要去云南了。

体检之后，沉寂了一段时间，不久又传出消息，八月初出发去云南。

## 4

毕业前夕，苏北跟杂志社签下合同，先将关系转过去，支教回来再去上班。因为有合同，事情就算确定了。这给苏北吃了颗定心丸。张竹知道消息后，也很替他高兴。

毕竟能等一年的单位不太多。

苏北积极搜集资料，随时准备去云南，这时副主编打来电话，让苏北尽快来一趟单位。

这个时候通知去杂志社，只怕没什么好事。挂断电话苏北暗暗地想。果然，副主编说：“苏北啊，情况现在有点变化。”苏北静静地听着。副主编说：“杂志社刚刚换了个主编。主编不同，政策也不同，新主编的意思是，让你不要去什么云南了，赶快来上班，否则的话……”说着副主编禁不住摇了摇头。苏北等他摇完头，说：“我们不是有合同吗？”副主编说：“有合同不错，但是得罪新主编，你的日子能好过吗？你支教回来不让做编辑，安排校对怎么办？或者是调到出版社其他部门？”

“更绝的是，杂志社撕毁合同呢？对于杂志社来说，无非是赔点钱，但对于你，可能会影响一辈子。”副主编又说。

苏北许久没开口。

“这事得慎重，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吧。”副主编语重心长地说。苏北点点头。换成别人这事很好解决，不让去就不去呗，对于苏北来说，却是很难。

回去后，苏北没有急于给杂志社回话。他把张竹约了出来。张竹听后气愤地说：“太过分了，合同都已经签过了，怎么能说变就变？”苏北笑笑没说什么。张竹说：“你是怎么考虑的？”苏北说：“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”张竹说：“这件事……还是你自己做主吧。”苏北沉吟了片刻，说：“有些事，机会只有一次，错过就永远错过了，会遗憾一辈子。”张竹说：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

“我不想留有遗憾。”苏北说。

这句话说完，两个人都不吱声了。

“这样吧，我跟我爸说说，这也不算什么大事，应当可以协商的。”张竹说。苏北仍然没吱声。会不会是张竹故意安排逼他留下来的？苏北虽然不希望是这样，但不能不这样想。

“那就有劳你了，只是别让叔叔为难。”苏北说。

“你跟我还客气什么？”张竹笑了笑，很快又收起笑容。

张竹与苏北相识已久，心意相通，苏北心里想什么，她大致也能猜得到。大家都是聪明人，没必要多说。苏北自然更不会说破了。张竹走后，苏北又把事情揣摩一番。假如与张竹无关，只是新主编的意见，只要张竹父亲出面，绝对能摆平。若是张竹的主意，想她也不愿见自己左右为难。如此看来应当没有什么。

果然，没过几天，张竹带来好消息，杂志社已经搞定了。

此时已临近苏北去云南之时，

张竹上班也有三个月了。在报社做记者，闲时很闲，忙的时候脱不开身，时间上没个准头。张竹提前跟领导请了几天假。她要多陪陪苏北。

## 5

去云南的前一天下午，张竹约苏北去她家。家中就他们两个。张竹的父母都去外地出差了。张竹准备两张碟片，关于云南的，介绍云南的自然风光，还有那里的风土人情。苏北说，你看过了吗？张竹说，还没看，等着你一起看呢。将碟片放入影碟机，一幅幅山水画映入眼帘。云南美，这是早有耳闻的，但是看到碟片，看到云南秀丽的山与水，云南少数民族独特的生活，仍不禁一番惊叹。似乎人已进入画中，跟着镜头走。

张竹看着少数民族少女，突然说：“云南有哪些少数民族？”苏北说：“很多呀，什么傣族、白族、彝族、纳西族、景颇族、独龙族、得昂族、普米族、基诺族……二十几个呢。”张竹说：“看来你挺熟的嘛。功课做得不错。”苏北

笑了笑。张竹突然又来一句：“基诺族，是不是生产诺基亚的？”苏北一愣，哈哈笑了起来，说：“你真聪明啊，连这个都知道。”张竹也笑了。

“云南二十几个少数民族，有没有撒拉族呀？”张竹又问道。

“撒拉族？”苏北说，“怎么想到撒拉族了？云南好像没有撒拉族吧。”

“那里没有撒拉族，你岂不是要大失所望了？”张竹说。

“没有撒拉族，我有什么好失望的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苏北说，“撒拉族主要在青海、甘肃一代，云南怎么会……噢，我知道了。”用手点着张竹说，“你呀你！”

苏北跟张竹说过，他读小学时，认识一个少数民族的小女孩，是撒拉族的，扎着两只羊角辫，非常可爱。她是跟父母从西北老家来的。苏北跟她住隔壁，放学后经常一块玩。小女孩比苏北小一岁，没事的时候，总是“哥哥，哥哥”地喊着，缠着苏北给她讲故事。后来，小女孩父母调动工作，小女孩也离开了。从那以后，两人再也没见过，但苏北依然清楚地记得，小女孩走时依依不舍的样子，不住地回头叫“哥哥，哥哥”……

“怎么，你不会是……”苏北故意不说了。

“不会是什么？你不会是认为我吃醋吧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”张竹说，“我知道，云南没有撒拉族，我是在替你惋惜呀。”苏北说：“云南当地是没有，但若从青海或甘肃过去，也说不准的。”张竹不笑了。一双大眼睛狠狠瞪着他。这本来是句玩笑话，没必要当真，但张竹总想着苏北有少数民族情结，心理上有些别扭。苏北意识到玩笑过头了，连忙道歉。苏北握住她的手说：“你知道，我这个人很专一的，对你绝对是从一而终。”

“哼哼，谅你也不敢，你要胆敢辜负我，我就把你……”张竹抓住苏北的胳膊，做个杀头的手势。苏北“噢哟”了一声。

“云南没有撒拉族，还有很多其他少数民族，据说那些女孩都很漂亮，你得小心点。”张竹说。

“这还用交代嘛，你当我是什么人？唐伯虎呀？”苏北说，“别说我没那个心，就是有心也不敢呀，稍微出一点问题，那可是破坏民族关系的大罪。”

“你……”张竹板起脸说，“原来你还是想的，只是不敢而已。”